

中东欧国家周报

【爱沙尼亚政治周报】

“告别”即将离任的总统，
地方选举以及国家政治图景

E-MAP 基金会

(2021年10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Feng Zhongping



【爱沙尼亚】“告别”即将离任的总统，地方选举 以及国家政治图景

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时代.....毫无疑问她在学术和政治领域影响深远。五年前，科斯蒂·卡柳莱德（Kersti Kaljulaid）作为一个性格妥协的总统新秀，承担了作为爱沙尼亚国家元首的全部宪法职责。我们很难预测当初离任的爱沙尼亚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Toomas Hendrik Ilves），一位多学科的专业人士，并且在国际舞台上非常知名，当爱沙尼亚总统权力的象征——带有国家纹章的总统链——从他手中拿走转交至下一任候选总统，而候选总统在布鲁塞尔和卢森堡比在国内更为人所知时，他作何想法。然而，在卡柳莱德的高调任期的末期，有人可能会说，如果她的国际知名度没有提高的话，显然已经达到了伊尔维斯的水平。

在该国，人们非常了解，爱沙尼亚的总统职位基本上是仪式性的，但科斯蒂·卡柳莱德可以说成功地行使了她的宪法权利。比较政治学教授维洛·佩泰（Vello Pettai）（*Tartu University*，塔尔图大学）的一篇学术评论明确强调了这个观点，他指出“不仅卡柳莱德的性别是重要的里程碑，还有她的口才和直率的风格也是如此”，他还补充道，爱沙尼亚议会（*Riigikogu*）“可能期待着获得一位严谨

的分析家和管理者，但她也知道如何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这对于‘她的连任前景是致命的’”¹。另一个学者玛丽·路赫斯特博士（Dr. Maarja Lühiste）（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在被称赞为具有坚定而真诚的性别平等立场的爱沙尼亚，一些爱沙尼亚议员谈论总统的方式也取决于她的性别，指出如下：

有一段时间，她缺乏一个总统应该享有的来自其他政治家的一些尊重。特别是来自右翼政党。我很难想象，当马尔特·赫尔姆（Mart Helme）担任内政部长时，他会称一位男性总统为“情绪激动的人”，而他对卡柳莱德就是这么做的。²

先不谈她多事之秋的五年总统任期，卡柳莱德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最初的一年她为成为一名有能力的总统而进行的“基础研究”正逐步地“完成并尘埃落定”；与四个不同政府合作的宝贵经验（短暂地与塔维·罗伊瓦斯（Taavi Rõivas）的第二届内阁、于里·拉塔斯（Jüri Ratas）的两届内阁以及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的首届政府联盟合作）；成功地使爱沙尼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

¹ Vello Pettai as cited in ‘Feature: Five years of Kersti Kaljulaid’, *ERR*, 16 October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608322160/feature-five-years-of-kersti-kaljulaid>].

² Maarja Lühiste as cited in ‘Feature: Five years of Kersti Kaljulaid’.

常任理事国，并看到了其令人欣喜的积极成果；她发起了关于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电子政务相互联系的全局讨论；还有她那件写着 "Sõna on Vaba" ("言论自由") 的运动衫。当然，卡柳莱德的总统时代也有一些低谷——可以说，她在 2019 年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的会晤准备得并不充分便是其中之一，其必要性和结果都可以被严重质疑。然而，总体而言，她与外交政策有关的活动客观上可以说是十分充足的。卡柳莱德总统期间，她 "已经会见了 59 位总统、8 位君主、教皇和一位埃米尔 (穆斯林酋长的称号)"，同时进行了 138 次外访。³

无论如何，科斯蒂·卡柳莱德将何去何从？如果在 2022 年 12 月之前她没有得到国际任命，很可能前总统将会从议会方面重新进入爱沙尼亚的政坛——到 2023 年 5 月 5 日，需要组建新的爱沙尼亚议会 (及爱沙尼亚政府)。科斯蒂·卡柳莱德可以建立自己的政党或加入现存的任何一个。再或者，她可以严肃地运营一个智囊团或者以一个特定政策为重点的卓越中心，以运用她作为欧洲官僚转变为运营战略家的身份。时间会证明一切，但是卡柳莱德以她

³ 'Experts: President Kaljulaid's foreign policy was successful' in *ERR*, 2 September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608324491/experts-president-kaljulaid-s-foreign-policy-was-successful>].

自己的风格制定了她未来的发展计划，在离任前的采访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会去任何地方。我打算继续支持那些与我息息相关的领域，以实现目标，也许还能把焦点引向我们的社会需要支持的地方.....毕竟，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年轻的祖母？我也有四个相当小的孙子孙女，他们一定希望比之前更多地见到他们的祖母。⁴

无论如何，由于中间党明显走下坡路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政治不确定性，爱沙尼亚的下一次议会选举必然会给议会带来大量的“裁员”和新面孔。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之前，该国的政治“领域”在2021年的地方选举“重新培育了”，其结果对爱沙尼亚的一些县来说是“构造性的”。具体而言，在1,074,046名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有587,361人在地方选举中进行投票（包括使用在线设备的273,620人）。⁵数据显示，近半数的投票者表示支持“中间

⁴ Kersti Kaljulaid as cited in ‘Kersti Kaljulaid: I will continue in public life post-presidency’, *ERR*, 1 September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608325094/kersti-kaljulaid-i-will-continue-in-public-life-post-presidency>].

⁵ ‘According to specified information, voter turnout at local elections was 54.7%’ in *Valimised*, 19 October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valimised.ee/en/according-specified-information-voter-turnout-local-elections-was-547>].

党或选举联盟”，但是“中间派”“以微弱优势失去了对首都的治理权，在市议会 79 个席位中获得了 38 票”。⁶事实上，不同的分析家和民调机构都预测到，这个政党“塔林十多年来始终保持拥有绝对多数”⁷的情况将会发生改变。此外，“中间党在边境城市纳尔瓦（Narva）遭受了惨败，卡特里·雷克（Katri Raik）的选举联盟获得了 31 票中的 15 票，而传统上（一直在）纳尔瓦执政的中心党只获得了 10 票”。⁸

为了鼓励（激发？）对首都管理委员会不可避免的联盟进行预期谈判，市长米哈伊·科尔瓦特（Mihhail Kõlvart，中间党）煽动其他政党（“改革党 the ‘reformists’”，保守人民党（the EKRE），祖国联盟党（*Pro Patria*），爱沙尼亚（200Eesti 200）和“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s’））考虑组成一个没有“中间党”的大联盟。⁹最有可能的是，作为高度成熟的政治家，卡尔瓦特已经计算过自己能够被某个想要与“中间派”组成下一届塔林地方政府的政党接洽的机会，但他却大胆地想要“试水”，也想要试探那些关心政治的公众神

⁶ ‘Center’s Pyrrhic victory and domination of election coalitions’ in *Postimees*, 19 October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postimees.ee/7364953/center-s-pyrrhic-victory-and-domination-of-election-coalitions>].

⁷ Helen Wright, ‘Local elections 2021: Don’t expect the unexpected’ in *ERR*, 11 October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608362226/local-elections-2021-don-t-expect-the-unexpected>].

⁸ ‘Center’s Pyrrhic victory and domination of election coalitions’.

⁹ ‘Center’s Pyrrhic victory and domination of election coalitions’.

经。接近 10 月底，中间党和社会民主党将继续在该国首都执政，这一点变得非常显然。后者的政治运动将由雷蒙·卡柳莱德（Raimond Kaljulaid）于塔林市议会领导，他是现在前爱沙尼亚前总统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是中间党的前高调成员，在“中间派”表示希望在 2019 年与保守人民党建立国家层面的政府联盟之后，他决定离开中间党。¹⁰有趣的是，该社会民主党与改革派、祖国党结成联盟以治理该国第二大城市塔尔图（Tartu）。

同时，很明显的是，与地方选举相关的政治活动有一个隐藏的赢家——即保守人民党（EKRE）。一项可信的民意调查显示，在 10 月 27 日，这些极端民粹主义的保守派们以 24.7% 的支持率在爱沙尼亚的主要民调政党名单中领先，其次是“改革派”（现任总理的政党），他们的支持率为 23.6%。¹¹处于挣扎中的“中间派”得到了 19.6% 的潜在选民支持，而相对较新的政党爱沙尼亚 200（Eesti 200）可能会在 2023 年得到 12.5% 的实际选票。¹²如果这些数字代表了议会选举的结果，目前的政府联盟（“改革派”与“中间派”）将无法获得共同执政所需的选票。当然，新冠肺炎

¹⁰ ‘Center, SDE Tallinn city government talks to go on until at least next week’ in *ERR*, 28 October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608384455/center-sde-tallinn-city-government-talks-to-go-on-until-at-least-next-week>].

¹¹ ‘Party ratings: Isamaa closing gap on SDE’ in *ERR*, 27 October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608383171/party-ratings-isamaa-closing-gap-on-sde>].

¹² ‘Party ratings: Isamaa closing gap on SDE’.

疫情是造成许多操作差异的原因，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政府是在不失去任何人气的情況下生存的。同时，上述最新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总理和她的内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值得引用爱沙尼亚著名院士和前高级政治家雅克·阿维克苏（Jaak Aaviksoo）的话，他对目前的现状做了如下陈述：

爱沙尼亚有功能性的宪制规定，行政权力由政府行使。我们需要共同行动来迎接重大挑战、克服困难并且通过规则、执行这些规则和基于必要性的决策来确保团结，这正是执政的目的，我期望我们的政府能有更多的改善。¹³

（作者：E-MAP Foundation MTÜ；翻译：孟卓凝；校对：戚强飞；签发：陈新）

¹³ Jaak Aaviksoo, ‘More good governance, please’ in *ERR*, 5 November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608392126/jaak-aaviksoo-more-good-governance-please].